

玉壶冰心

暖光充盈的教室

米丽宏

20多年前,我在山村中学教书时,特别享受上午上课的一小段时光。尤其第一节课,太阳初升、晨光渐亮,阳光破窗而入,在教室投下两绺几绺色绸缎般的光线。站在讲台往下看,一些孩子笼在光的明媚里,一些孩子坐在光线外的暗淡中。大家手端课本朗诵,声音清亮而悦耳——朱自清的《春》、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论语五则》……书声和阳光交融,生出一种暖暖诗意。

我转身板书,看到光斑也落在黑板上,黄澄澄一团,像成熟的果实。一伸手,好像就握在了手里。

然而,语文课排在上午第一节课的几率很小,一天当中,阳光入室的时刻也有限,我因此更加珍爱那一周仅有的一次机会。

其实我们知道,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时时都有光的存在。教室是教师挥洒生命之光的所在,也是学生点燃生命、吸收能量、启航人生的港湾。

每个人都是发光体。每个学科也有着谱系不一的光。教室里,有看不见的光在四下折射,互相激发,又联结汇聚,形成一片璀璨星海。

课堂上,师生联手打开折叠的时空:从人的情感操到物质的属性变化,从远古天地到未来宇宙,从热烈的赤道到寒冷的极地,从最小的物质单位到最大的生命个体……我们可以如英雄驰骋疆场,也可以如花朵缓缓开放;可以体验跌宕而丰盈的人生,也可以看到物理变化、化学反应奇妙地发生。

好老师,是一缕明亮的光。这缕光也许比不上阳光,只是一把火炬、一个灯盏,但同样是为生命送去光和热——用一腔爱,用一本书、一节课、一首歌、一幅画、一次实验……点燃学生的希望,世界因此放出光芒。

记得我上小学时,遇到一位可亲的女老师。她每每跟我谈话,总会弯下腰无意识地拂拂我的小辫子或整整我的衣领。那个轻微的动作,有阳光的暖意。几十年后,我还能忆起当时心灵的颤动和暖暖的感觉。

上初三时,班主任崔老师全身心投入教学,升学

任务使他无暇顾及人生大事。年轻的他整年吃住在校,几乎寸步不离学生。他像长在了教室,时时在照管督促我们。

好老师身上的光,照亮了一方教室,他们是凡人中的星斗。他们也许有着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有爱就够了。他们热爱教育,热爱学科,以自己参透的学科之光,引导学生前行;跟他们一块儿享受学科、知识、人性、生命的美好,活成有光亮的人。

我的地理老师,能随手在黑板上画出一幅标准的中国版图,《中国地理》《世界地理》课本背得滚瓜烂熟;我的数学老师总是提前五分钟一脸严肃地来到教室,手拿一个木质的黄色三角尺、一把透明的有刻度的塑料直尺、一个精巧的圆规。他一丝不苟地在黑板上画图,好像要教给学生人生的方圆与规矩。

物理老师,总是笑盈盈将目光投向学生,有节奏地说出“火线接开关,地线接灯头,接通开关与灯头”……顺口溜有一种音韵之美,能把枯燥的电学原理画成一道美妙彩虹。

爱和智慧,打通教室的四壁和天花板。风吹进来,光照进来,辽阔星空罩下来。

最璀璨的星,是教室里的学生。就如同指纹和基因,每个学生都各有特点。他们是一株株嫩苗,各有各的花期:有的稍加浇灌就蓬勃绽放,有的却需要漫长等待;而有的永不开花,但那往往是一棵不开花的大树。

一间宽敞的教室,盛得下花的灿烂、叶的谦逊、树的无言沉默。讲台下的学生,也许幼稚,也许脆弱,也许烙印着原生家庭的某种印记,但他们是鲜活的生命。他们天然、透明、纯净,是星辰,有着独特的光芒。

总是忆起,若干年前的晚自习,忽然停电了!灯光,无声息地撤离,只剩讲台边的火炉里,簇簇火苗闪着红光。一阵短暂的“嘘”声之后,教室重归安静。黑暗中我继续讲课,我看到讲台下一双双闪亮的眼睛,心里忽然明亮而感动:那一刻,我是面对着明亮的星座上课!

教室里的光无处不在,即便是停电的夜晚。教育,因此充满了力量。

必须有一个能保证自己坚强活命、开花结果的依靠。

几天过去了,从它的叶茎间长出了黄瓜的雏形,非常小,上面有小刺,母亲称它“擦”,我觉得这个字用得非常好,但又不能具体解释。它的头顶有小小的黄色的花朵,让你欣喜与叹惜,你叹惜它那么小,好似不能触摸。

太阳一天比一天强烈,日子一天比一天温暖,黄瓜逐渐长大,叶子蓬勃了,遮蔽住了自己的果实。不让你看见它的生长,它生长的速度很快,总是在悄然间给你惊喜。

浇水的事情还是由母亲去做。十天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忙了些什么。有一天,母亲突然摘下一根黄瓜跟我说,这是今年的第一根黄瓜。我自然欢喜。母亲说,凉拌吧。父亲说,黄瓜炒鸡蛋挺好吃。我知道父亲的意思,他的牙齿不好,他想就着这盘菜喝两盅酒。后来,趁他们不注意,我偷偷生吃了。在乡下,许多农人有生吃黄瓜的习惯,虽然它没有那么甜,但它的鲜嫩和多汁可以缓解饥饿和口渴。

往后的日子里,小小的黄瓜花多起来,黄瓜也接二连三地生长起来,蜜蜂也多起来,阳光也多起来。我们的饭桌上每天都有黄瓜这一道小菜,热炒的,凉拌的。凉拌有两种方法:一种放白糖,一种是切片放盐和香油。最重要的是,我们出远门,母亲就悄悄地摘几根放进我们的书包里。当饥渴难耐时,我们就想到了书包里的黄瓜,这时吃黄瓜就觉得,它的味道比平时浓。

因为母亲种的黄瓜产量高,邻居也过来采摘。我家的饭桌上有了黄瓜菜,才使我们的日子过得踏实,过得丰实。

我偏爱黄瓜,母亲每年都种一畦。

碧野芳菲

潭园



贾小勇

如果说城市里的一座座高楼大厦像是一个个身披铠甲冲锋陷阵的战士,那么,一座公园就像是一位身穿干净粗布衣衫的乡人,朴素无华,悠闲安详。公园有着特殊的气质:雍容、含蓄、静定。公园阻挡住了城市的浮躁和喧哗,不接受任何高傲和嚣张,这是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接近于自然属性的公园独立于城市的角落,它引领我们感受美好,在它面前我们只能顺从就范。幽美的公园像是一个舒缓悠长的梦,在我们失去防范的时候侵入,焕发着它斑斓绚丽的魅惑。任何一座公园都不会让我们感到陌生,走进公园就像投奔故乡一样亲切,充满温暖。

潭园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温暖、倍感亲切的城市公园。潭园给人以恍惚的亲切感,潭园胜景出现在历史的奔流之中,“真定潭园之盛,自唐已著,历五代至宋时,屡见名人题咏”,潭园就是历史长河里激荡起来的美丽的浪花,奔涌向前,几经汹涌澎湃,终趋平静,“金海陵王完颜亮大造宫室,下诏伐取此园木石,遂废”。“遂废”二字结束了它“围九里,古木参天,台沼相望”几百年的风貌,结束了它十里平堤、池馆壮丽、画廊紫阁、竹荫松影的恢宏美景,只剩空谷嗟,一地叹怀伤远。也只有欧阳修写下的烂漫争红白的桃李,在诗词里年年岁岁氤氲盛开。

霸业图进,繁华落空,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感到温暖的同时,又伴着阵阵寒意;让人感到亲切无间的同时,又是那么荒疏和陌生。远去的潭园像是一个缥缈的梦境,缠绕着一代代人的记忆,近在眼前的潭园又是那么真实可触,只要一个转身,就能置身其间。

潭园就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容纳着这个城市的历史和现在。我们尽可能地去领略它,感知它,却无法用语言叙述它、描述它。潭园像是一位高明的禅者,不着文字,却尽得风流。从某个特定角度来说,历史风云的悲欢离合抵不过园中的一株野草,一岁一枯荣的小草,一路生生死死,却蓬勃到了今天,也许来自跌跌撞撞更为久远的岁月深处,也未可知。

新建的潭园在县城东北角的古城墙脚下,迤迤苍苍的古城墙是它极具魅力的背景,它一出场就携带着古韵芬芳,气度非凡,新与旧在这里融为一体。大片的绿植覆盖着古城墙和潭园的道路,枝叶缝隙之间透出一丝丝阳光,似乎试图探明历史的众多秘密。文化园塑造的范仲淹、苏天爵、梁清标像,表情肃然,一身正气,瞬间就令人怀想在石家庄正定这片热土上诞生的历史贤哲,这三尊造像仅仅是出于唤醒我们对历史名人怀念的情绪,而那开创正定历史的千千万万人们就隐藏在这塑像的背后,都是那么勇敢、刚毅、朴实和正直。

走进潭园,漫步其间,就获得了一种舒缓的生活节奏,青青翠竹,本身就是一种优雅;芊芊碧草,本身就是一种轻灵;舒适通达的步游路,人行其间就有无限的惬意。潭园里没有奇花异草,有的就是适于本地而生的槐树、杨树、松柏和冬青,是那么亲切、简单和质朴。于是,我在这里就被一棵棵树合伙构建起来的绿意包围,它们迎风而舞,像是一条碧绿的河在眼前流动,引发种种奇妙的想象。我听到了流水的声音,时而急切,时而舒缓,从久远的历史中,慢慢汇聚、归拢,水深的地方,我们叫它“潭”。

责编:龚朋建 编辑:张增梅 美编:彭之城

雪泥鸿爪

黄瓜小记

白庆国

我爱吃黄瓜,它清脆、可口,它的浓绿也是人们喜欢的颜色,看上去很舒服。它的体型标准,匀称,敦厚,实在。它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据说,它还能美容。我不知道黄瓜是不是舶来品,或者说,黄瓜作为菜,它的历史我根本一无所知。

我们家每年都种一畦黄瓜,都是母亲亲手种植。开始,它只是一粒白籽,母亲用粗糙的手心捧着,右手端着铁锄。谷雨节气到了,母亲就把籽粒点播在松软的润湿的土壤里,间距二十或三十厘米。距离的远近,黄瓜从来都不计较。七八天后,它就拱破了土层,钻出地面,向世界张望,样子特别好看。黄瓜苗儿,开始是两瓣,身披鹅黄的薄衫,虽然单薄却不羞涩。它在土壤里一下子潜伏了三四天,真让人担心,母亲一点儿也不着急。其实,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它。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黄瓜苗儿茁壮起来,看上去不那么柔弱、胆怯了,伸手可以触及它的头、身子。那是一种任何事物也代替不了的感觉,你不敢大胆,只是胆怯地去摸它。又过了几天,它的个子一下子长高了许多,胆子也大了,看上去像一个倔强的孩童。它的叶子舒展开了,黝黑、瓷实,向着阳光伸展肢体。

母亲忙过了其他的事情,又把目光转移过来。弯下腰,先是松动了一番脚下的僵土,又找来许多竹竿,插在黄瓜秧苗的脚边。为了牢固,母亲把四根竹竿绑在一起。黄瓜嫩黄的小蔓也配合,不久便伸出丝,想必朋友你也见过,细细的丝很有力量,生怕被抓住的事物悄然消失。黄瓜知道自己的弱点,以后的日子里,风雨无情,